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輕鐵・電車

——對照系列之二

□陳德錦

輕鐵，駛過無夢的市鎮

照片裡的一輛輕鐵，由元朗開往屯門碼頭。曾經是最長的路線，也許同樣最有想像力——由一個鬧市奔赴青山灣畔——如今只有少數不願中途轉車的人用以代步。也許還有一些老乘客，打算瀏覽窗外幾年間鄉村的滄桑，才由一個總站出發，有始有終在另一個總站下車。

要拍出輕鐵的美感、動感，可取不同的角度。我建議可站在橫跨鐵路的一道天橋上，俯瞰兩列從相反方向駛至分站的列車，一輛載滿人，一輛乘客稀疏，最好時值黃昏。或在一個冬日早晨，第一班列車開出總站時，站裡燈火惶惶，彷彿一雙雙渴睡的倦眼，充當乘車人臉容常見的標誌。賦予這張照片意義的，不在藝術而在寫實。二十年前，這部六——線輕鐵，把元朗、洪水橋沿線的大量居民，接載到屯門工業區。這運輸工具既省時亦經濟。屯門居民也可利用這路輕鐵，往來於各個屋邨與商場之間。但踏入九十年代，香港工業北移，屯門居民要往較遠的地區工作，原設的工業區分站已無多少乘客上落，因此六——線被迫取消。

在新界西北地區興建鐵路，這概念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政府在屯門區撥出大量土地以便鋪設路軌之用。當時的問題是，這鐵路是否要接連東鐵，貫串上水和羅湖，甚或從南面開往九龍，一如屯門公路。可是，最後定案是一條短程的light rail，並非往來大都會和衛星城市之間的通勤鐵路（commuting trains）。在鐵路分類來說，甚至還不到「捷運」（rapid transit）的級別。

屯門區，以及後來輕鐵伸展到的天水圍區，不但沒有成為真正的衛星城市，居於這些地區的人，要往香港和九龍，必須耗費大量時間和車費。二十年來，他們沒有享受到舒適快捷的通勤服務。失業率偏高、生活水準偏低，社會支援不足，天水圍最終被稱為「悲情城市」。

也許在遠離東京、芝加哥、悉尼市中心數十哩，通稱為「睡房社區」（bedroom community）的市鎮居住的人會抱怨：天天早出晚歸，對這地方有何歸屬感可言？還不如香港的新市鎮，雖然沒有成為真正的「衛星」，總保住一點鄉郊野趣。照片中這輛輕鐵，駛過的地方還有不少道地店舖：餅家、表行、藥房、茶種店、跌打醫館。但假如新市鎮再開放一點，容納集團式連鎖店，把舊店舖重重包圍，新市鎮還有什麼自己的個性？

幾年前，一個南亞裔少女在元朗大馬路過路，頸巾給一部輕鐵纏住，拖帶身體前行，受傷而死。交通意外常有。不少浪漫故事在電車、火車甚至巴士上發生，但很少聽過發生在輕鐵上的愛情和恩怨。我要寫浪漫小說，也不會選一個沒有地方特色的市鎮作背景——那市內的大道上，一部擠迫得像沙丁魚罐頭的light rail，沉重地拖動着睡不安寧吃不甘味的小市民進入無夢的境域。

電車，走過雨中的鵝頸橋

那天，聯同十多位學生，在灣仔區作了一次「文學散步」。我們乘小型巴士，在舊稱「夏巴油站」附近下車，選了幾個景點，對比新舊景觀，以顯今昔之別。我遙指那些不存在的空中樓閣：這樓梯上面原先有一間樓上書屋，那商場是四十年前放映過《兩小無猜》（Melody）、《鐵血將軍巴頓》（Patton）的東方戲院，旁邊是英京酒樓，遠處是快將拆卸的巴浩斯風格的街市。還有不可復見的柯布連道夜市、雲東街電車廠。不能把時間再往上推，推到寶靈渠還是流水淙淙、電車駛在堅拿道過橋的日子了。對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，這已恍如童話。

城市也有童年。這童年也許都有一份寧靜，以及寧靜中的聲音。香港淪陷於日寇時，張愛玲在香港，暫居於北角七姊妹道，位於電照街的舊電車廠就在附近。在散文《公寓生活記趣》裡她說到愛聽車聲，「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着覺」。電車回廠時，「一輛卸接一輛，像排了隊的小孩，嘈雜，叫囂，愉快地打着啞嗓子的鈴：「克林，克賴」……」。這真是寫電車文字的絕唱。日子灰暗，人人亂如麻，張愛玲不屈從時局氛圍，一心一意想着快樂的小孩投懷母親的情景。

怎樣形容舊式電車上的打鈴聲？想來想去，還是「克林，克賴」這象聲詞用得妙。那是好多年前的事，搭車還要買票打孔，分站的中文字還是由右至左的日子。售票員望望車尾，看見等車的都上了車，便伸手到車頂，拉拉繩子，鈴聲響過，司機啓動引擎，電車緩緩移動。當你坐在上面，以慢於大小汽車的節奏前進，流觀窗外景物，剎那間，你會忘掉手上要辦的事。

有一次，不知為何，我上了終站是「回廠（Depot）」的車上，過了家門。那時，真想隨電車繼續進入羅素街，看看排着隊的一列車廂，肩並肩手牽手，投入車廠的懷抱裡。

孫子睡了覺洗過浴，迎接新的一天。從前的日子多艱難，我們還有期望。回廠之後的車子，沐着晨光出廠，又肩負重任，去接上班的人往來東西了。很高興今年電車公司終於有了買家，百年來見證香港變化的交通工具，不用停駛而得以延續，在高速的時代活下去，抵抗着時間的風霜。雖然沒有鈴聲，但還能響號。坐在上層的乘客，下雨時仍可親手關窗，忍受一陣短暫的悶熱，欣賞雨中模糊的景物。

三月天，驚蟄近，不知拋錨橋下有多少婦女在祭白虎、打小人？這也許不是電車路上最吸引乘客的景觀。不必只是懷舊，隨着腳步，我們的目光都投在Times Square的屏幕上。那裡的大鐘，正為未來報時。

誰是潘柳黛

（悉尼）張奧列

誰是潘柳黛？也許你不知道。

但老上海都知道，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灘有四大才女：關露、潘柳黛、張愛玲、蘇青。北京人潘柳黛，是上海年輕活躍的名記者。

老香港也知道，六十年代邵氏電影《不了情》，及其家喻戶曉的主題歌《忘不了》，都出自潘柳黛手筆。電影中的另兩首插曲，才是導演陶秦填詞。

九十年代的墨爾本華裔老人更知道，博士山菁英會有位熱心公益的潘柳黛，成了澳洲《維省老人福利指南》的封面人物。

這麼說，潘柳黛與張愛玲齊名，為何這些年的「張愛玲熱」中，她只充當陪襯角色。為了解開這個謎團，為了拂去明珠塵土，墨爾本女作家周文傑，接觸了潘柳黛，採訪了其子女、熟人，更跑遍了上海、南京、武漢、香港和墨爾本的圖書館，發掘塵封歷史，寫下了《誰是潘柳黛？》一書，最近由台灣大都會文化公司出版，令潘柳黛又復活了。

周文傑是南京退休中學校長、高級教師。移民澳洲後，發表了不少文章，並結識了晚年的潘柳黛。她撰寫的《文壇四才女——關露、潘柳黛、張愛玲、蘇青的曠世淒美的人生》曾榮獲中國第四屆優秀婦女讀物獎。她在書中情有獨鍾地給予潘柳黛稍多篇幅，也引起學術界關注。

為什麼這次出版新書，更以「誰是潘柳黛」作書名？是因為許多人對她很陌生，也因為她一生輝煌也坎坷，更因為這是張愛玲的一句氣話。

一九五二年張愛玲隻身到香港大學復學，友人告知，潘柳黛也在香港。張愛玲回答：潘柳黛是誰？我不認識！果真不認識？她們曾同台唱戲，同在報刊發表作品，「上海四才女」經常聚會，也常一起參加文藝座談會。只因潘

柳黛會寫文章调侃張愛玲，令張潘失和。

《張愛玲傳記》中談及這個過節，認為是潘柳黛妒忌張愛玲。其實，潘柳黛寫過很多大陸港台文藝名家，如影星韓青濤等，都是語帶尖刻、调侃及幽默，這是她的行文風格，並非對張愛玲不敬，快人快語，實話實說而已。

我欣賞張愛玲的作品，無意在此評說張潘二人誰是誰非，但兩人的晚景卻是截然不同。張愛玲晚年孤獨，一九九五年死後三天才被美國警察發現陳屍洛杉磯家中。潘柳黛在澳洲安享晚年，二〇〇一年不幸病故，卻有悉尼浸信會和墨爾本長老會的兄弟姐妹送終，魂歸天國。所以，潘柳黛是四大才女最長壽最幸福的一位。而另兩位，則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蒙冤受屈，曾繫於牢獄，於一九八二年在上海淒涼離世。

拜讀《誰是潘柳黛》之時，剛好也正在看張愛玲人生傳奇的電視劇集《上海往事》。劉若英飾演的張愛玲，內斂、文弱、乖乖女的形象，與我閱讀的張愛玲大不一樣。其實張愛玲的才華靈氣，滲透在她的敏感、倔強、出格上。所以，她才會「奇裝異服」出現在上海文壇，才有與大漢奸胡蘭成的亂世情緣，才有潘柳黛的调侃，以致張潘失和。

張潘失和，源自一篇文章。當時汪精衛的宣傳次長胡蘭成寫了一篇《論張愛玲》，說張的文章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，又讚其身染「貴族血液」等等。那時張愛玲剛出名，文壇眾人認為張愛玲思路敏捷，才華出眾，頗有前途，但對她渲染自己的貴族家庭，以及胡蘭成如此吹捧，皆不以為然。年輕氣盛的潘柳黛心血來潮，竟以戲謔的筆墨寫了篇《論胡蘭成論張愛玲》，把胡張兩人大大調侃了一番。

潘問胡蘭成，對張愛玲的讚美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是什麼時候「橫看」？什麼時候「側看」？至於貴族血液，「因為她的祖父討的老婆是李鴻章的外

孫女，她是李鴻章的重外孫女——其實這點關係就好像太平洋裡淹死一隻雞，上海人吃黃浦江的自來水，便自說自話是「喝雞湯」的距離一樣。八桿子打不著的一點親戚關係。如果以此證明身世，根本沒有什麼道理，但如果以之當生意眼，便不妨標榜一番。而且以上海人腦筋之靈，行見不久的將來「貴族」二字，必不脛而走，連餐館裡都不免會有「貴族豆腐」、「貴族排骨麵」之類出現。」

此文一出，引起轟動。文人陳碟衣經營的大中華咖啡館，果然以「貴族排骨麵」上市作招徠，以此挑戰胡蘭成的吹捧炒作。胡張從此不再搭理潘柳黛以及陳碟衣。

潘柳黛沒料到，此段史話已成文壇經典，其智趣、膽識，亦在其中。

今時今日，重讀潘柳黛的一些篇章，仍然忍俊不禁。雖然都是些生活風情、名人記趣、藝壇品評、婚姻婦女之類的小品，但幽默風趣，其思想內涵，其語言韻味，即使今天的許多作家、網絡寫手，仍要望其項背。

當年上海四才女，關露留下了電影《十字街頭》主題歌《春天裡》，張愛玲留下了小說《傾城之戀》、《金鎖記》，蘇青留下了小說《結婚十年》，潘柳黛留下了小說《退職夫人自轉》。而蘇青寫得更多的是散文、隨筆，潘柳黛則是雜文、隨筆、小品文。所以當年上海有評論稱，讀詩看關露，小說張愛玲，散文推蘇青，小品文非潘柳黛莫屬。說「潘柳黛以多幽默感和熱情橫溢勝」。

一九五〇年潘柳黛孤身闖蕩香港，前途茫茫，淒苦莫名，她首先幸運地遇上了《新報》發行人羅斌。羅斌惜才，也深諳報業發展之道，特向她約稿，並且給予較優的稿酬，使她生活得以安頓下來。從此她「賣文為生」，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著作，為報刊寫專欄，當雜誌編輯，當電影編劇，紅紅火火。若沒有羅斌的慧眼，邵氏的機遇，就沒有《不了情》的潘柳黛。

可惜這麼出色的大手筆，在香港拿最高稿酬的潘柳黛，在澳洲沒給中文報紙寫過一個字。澳洲雖有多份中文報章，但稿費低微，或無稿酬，她會風趣地說：「沒有稿酬的事我是不幹的。」

其實她在澳洲也並非不著一字。她在墨爾本花了兩年時間，整理了昔日的有關文稿，並以個人的生活積累，寫了一些男女之道，在香港出版了兩本讀物《五分鐘女性擇友指引》、《五分鐘兩情相悅要訣》。她在澳洲受洗基督教，父親節上為華人長老會生命堂寫了一首三十六行詩《父親頌》，表達對父親的懷念，對上帝的感恩。這是她七十七歲時的封筆之作。

晚年潘柳黛，雖然封筆，但仍有多「口頭文學」，常對人開講文壇逸事，藝人笑料。她的一生及見聞，其實就是一部四十年代上海文壇史、報業史，五十七十年代香港報業史、電影史。可惜對她了解和研究的人不多。《誰是潘柳黛？》一書，總算拂去一些歷史塵灰，勾勒了潘柳黛的一生，也顯影了上海、香港文化界的一些歷史軌跡。



《冰糖葫蘆》

六瓣梅

□劉心武

他熱愛文學，但從事的是最不需要文學想像力的一種偏僻的技術工作。他很忙，沒有時間閱讀任何文學作品。但他會在難得的休閒時間裡，同妻女侃文學。也不是對文學進行評論，而是對小說進行複述。他複述的小說，都是幾十年前出版的。他的複述極有可聽性，甚至可以用說具有特殊的魅力。他不單是複述那些小說的情節，他會把細節、對話，乃至某些描寫上的精微處，全複述出來。

他承認，他複述的某些小說，自己並沒有讀過。是當年他的老師複述給他的。

他在南方一處窮鄉僻壤度過少年往青年蛻變的生命時段。他所上的那所鎮上的中學根本沒有成型的圖書館。但是有位曾老師，是從北京去的，曾老師的宿舍裡也見不到多少書，但是曾老師肚子裡有個圖書館，會把一些書的內容複述給學生。除了在課堂上有所複述，曾老師還常給他「開小灶」，複述一些小說給他聽。

他長大了，要去省城上高中。他伯伯在省城工作，可以給予他經濟上的資助和生活上的照顧。他還會考大學，爭取考進曾老師就讀過的那所大學。跟曾老師告別時並不傷感。那是在曾老師宿舍外的葫蘆棚下。結出的葫蘆形狀很奇特，曾老師說叫作「鶴首」，仔細觀賞，從下面膨脹部分往上面細長的部分去聯想，確實像是鶴頭和鶴喙。曾老師說要送他一件禮物。他本以為是要摘一個「鶴首」給他。沒想到卻是另外的禮物，什麼禮物呢？複述一篇他從未聽過的翻譯小說。師生二人對坐在葫蘆棚下的小竹椅上，他聽了終生最難忘的一篇小說。

他貌不出眾，卻娶了一位美麗的妻子。妻子後來跟長大的女兒承認：他追求自己的最大俘獲力，就是他對小說的複述。女兒也就坦言：愛爸爸，最愛的是複述小說時的爸爸。

他的妻子從事會計工作，並不閱讀文學雜誌和文學書籍。他的女兒和他一樣，選擇了一種無需文學想像力的科技行業。那麼多年過去，他所能複述的小說早已講盡。但是重溫熟悉的小說仍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大樂趣。有時候面對電視機，把幾個頻道全搜索過，還是覺得無一可觀，於是他們就關閉電視機，往往是女兒求爸爸再複述某篇精彩的小說，爸爸複述起來，當中被女兒打斷：「不是這樣的，那隻跑過草地的狐狸是跛腳的……」爸爸就微笑：「跛腳的嗎？對，跛腳狐狸牠就……」雖然聽過很多遍，女兒還是覺得跟才綻放的鮮花一樣芬芳，而媽媽也在一旁邊織毛衣邊愜意地領首……

女兒交了個男朋友。那小伙子不僅喜歡讀小說，自己也寫小說，寫了就擺到網絡上人人點擊閱讀。小伙子希望女朋友從網上在線閱讀，女朋友卻總纏他複述，他試着複述，效果很糟，女朋友說：「你講出來都不精彩，讀起來能有味嗎？」小伙子就說：「講和寫，看和聽，是不能互相取代，也無法類比的。」

他女兒從網上下載了小伙子的小說，讀過以後複述給爸媽聽，爸媽很滿意。「其實他寫得很糗！」女兒說。「真的嗎？」媽媽不信。

有一天小伙子跟他女兒說：「你爸給你們講的，有的是經典，有的算得精品，有的只不過是他個人偏愛。」他聽女朋友把從未來岳父那裡聽來的幾篇小說複述給他以後，到網上去找，沒搜出來，就跑到圖書館去借，借到了一篇，印在一本很久沒有再版的老書裡，那本相當厚的書當年定價居然是六毛八分。小伙子把那本書呈現在女朋友面前，拍着封面說：「你自己看吧！人家寫的跟你爸和你的複述不對裡啊！」

他女兒翻書細讀，讀完發愣。後來想辦法借到不少舊書，書裡的小說，跟爸爸的複述，差別都不少。簡單來說，是他的複述，似乎更精彩，所增添的，所省略的，所誇張的，所渲染的，所迴避的，所凸顯的，似乎都是寫那小說的作家——有的是人類公認的文學大師——該那麼寫而竟沒那麼寫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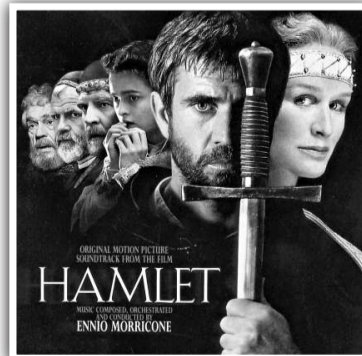
女兒把這個發現告訴媽媽，誰知媽媽早就曉得：「梅花只有五個花瓣，你爸開的是六瓣梅。他不過是給親人講講，算不得問題。不僅不是問題，實對你說吧，我當年相中他，這麼多年喜歡他，能開六瓣梅，是個關鍵哩！」

不久前曾老師故去了，曾老師兒子根據父親生前的囑咐，給他寄來了一個「鶴首」葫蘆，上頭刻着這樣的句子：「不必去當優秀的作家，卻一定要當優秀的讀者。」

讀《哈姆雷特》

安·戈連科 陳茵譯

墓園的空地徒然蒙上塵土，後邊是天藍色的河汊，你對我說：「好吧，到修道院去要不然就嫁一個傻瓜……」王子們老是這樣說，——然而我記住了這句話兒，——讓它不輟地流淌一百個世紀，有似肩膀上的白黴皮。



一

這彷彿有錯
我說了一句：「你……」
被可愛的
笑靨所照徹。

二

因一句失言
各種眼神在閃爍……
我愛你，就像愛四十個
溫柔的姐妹。



墨爾本海濱